

有华人的地方

· 珍藏版 ·

就有龙人的作品

天绝江湖

龙人 / 著

(上)


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21st Century Publishing Group
全国百佳出版社



龙人 / 著

天绝江湖

(上)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灭绝江湖 : 全 2 册 / 龙人著 . -- 南昌 : 二十一世

纪出版集团 , 2017.12

ISBN 978-7-5568-3243-9

I . ①灭… II . ①龙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9683 号

灭绝江湖 : 全2册

龙 人 著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25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

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开 本 710mm × 1000mm 1/16

印 张 30

字 数 281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3243-9

定 价 98.00元 (全2册)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7—896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目 录

第一章	催命之帖	1
第二章	刀尊之死	27
第三章	驰马中原	55
第四章	痴癫剑客	83
第五章	一线生机	120
第六章	天剑绝学	145
第七章	灭绝剑谱	171
第八章	奇异之恋	196

第一章 催命之帖

洛阳的这个冬天，似乎格外冷。

己子夜，所有的店铺都关门了，只有几盏昏黄的灯笼在街头巷尾孤独地挑着，照着夜归的人。

其实，又何尝有几个夜归的人？整个洛阳城似乎已被冻结起来了，连远处的打更声也已是硬邦邦的，似乎只要伸手在空中一抓，便可以抓住那打更的声音。

一只野狗疯了似的从狭窄的巷子里箭一般地穿射而过！

没有人看到这只受惊了的狗，就像没有人看见有一个正缓缓地向“风云庄”走去的人影一样。

说他是人，只是因为他有影子，若是他没有影子，那么谁都会说这是一个鬼，一个阴森恐怖的鬼！

他身着一件雪白的长袍，长袍不知是何物织成，似乎格外厚实沉重，于是便直直地垂了下来，竟无一处皱痕！

可怕的是他的脸，他的脸竟是画出来的！

似乎他的五官全被削平，所以便在脸部肌肉上画上了鼻，画上了唇，画上了眉毛……

唯有那双眼睛不是画的，但那双眼睛格外凹陷，里边竟有一种绿色的光芒！

鼻子是平板僵硬的几根线条，唇边是平板僵硬的几根线条，眉毛则

是两根平直的一抹黑线！

但这样的鼻，这样的唇，这样的眉毛竟也会动！当那个鬼一般的人在“风云庄”门前站定时，他的鼻、唇、眉毛便动了动——如果那也是鼻是唇是眉的话。

他在笑。

说他在笑，是因为人只有喜怒哀乐等不多的几种表情，而他的表情最接近笑了：唇角向上牵，双颊的肌肉堆作一堆，眼眯起来少许。

这是一种连狗也害怕的笑容！

他轻轻地叩响了“风云庄”的朱漆大门，他叩得那么轻，那么斯文，在这样的深夜，不知主人能否听清？

但他似乎早已断定“风云庄”的人一定未入睡，第二次叩门时，还是那么轻：嘤，嘤嘤嘤，嘤嘤……

没有人应，也没有人来开门，但门缝中有一抹幽淡的光渗透出来，洒在地上，似乎也被这凛冽的寒光冻得轻轻颤抖了。

“风云庄”的庄院里响起了一声狗叫声，叫声很不欢畅，显得格外刺耳。

那人的眉毛挑了挑，然后便伸手去推那厚实高大的朱漆大门，门应声而开了，“吱”的一声，响声在这样的寒夜中，闻之有深入地狱之感。

那人跨入了“风云庄”庄内。

一阵木屐声在庄院中回荡着，嘤、嘤、嘤，每两声的间距都是相同的，平板而毫无变化。

这样的夜深人静时，在庄院中响起木屐声，“风云庄”的人为何竟不起身查看？

“风云庄”不是名满洛阳吗？

但那人却并不意外，他径直向灯光最亮的大堂走去。

大堂的门也开着，所以那人一踏上大堂前边的走廊时，便已看到大堂的北首端坐着一个中年汉子，中年汉子低着头，死死地盯着地面。

如此寒夜，他为何不早早入寝，而要独自一人孤独地坐在那儿？也许他的衣裳穿少了，脸色显得极为苍白，他的嘴唇也已发青，一双纤瘦的手紧紧地握着椅子边的扶手，下意识地抚摩着，那上边竟有一层湿漉漉的汗。

当木屐声在大堂门外停止时，他抬起了头，本是苍白如纸的脸竟不可思议地有了一种红晕，一种极不正常的红晕。

中年汉子开口了，声音极为嘶哑：“无面人？”

那人点了点头，道：“全风云？”

中年汉子点了点头，道：“我是第四个？”

那人道：“不错，排在疯尉迟之后。”

中年汉子的眼中竟有了一种淡淡的欣慰，只是这种欣慰被更多的恐怖所掩盖着而已，他嘶哑地道：“你杀人从来没有失手过？”

“无面人”缓缓地道：“过去没有，今晚也不会有。将来，就不好说了。”

全风云的脸部表情终于不再太过于僵硬了，他笑了笑，虽然生涩了些，但总算笑了，他嘶声道：“据说你所杀的人的武功，都是由低到高？”

“无面人”慢慢地向大堂里走去，边走边道：“你太好奇了。不过，我的规矩是每当我将要杀死的人向我提问时，我都是有问必答，但只回答五个问题，你已问了三个了。上面的问题我现在告诉你答案：是的。”

全风云的脸色变了变，强笑道：“有意思，在我之后的人又是谁？”

“皇甫皇！”

全风云的脸色又变了变，嘶声道：“你倒真是狂妄得紧，皇甫皇叱咤江湖数十年，从未有过败绩，你竟连他也一并算上了。”

“无面人”冷声道：“这就不是你所需要操心的事，凡事总有一个开端，皇甫皇从未败过，只不过是因他未遇上我。”说到这儿，他那深深凹陷的眼睛中光芒大炽，声音变得格外冷，“第五个问题，你还问不问？我不能让你活过子时！”

全风云的拳头握紧了，骨节在“咔吧咔吧”直响，但他还是强自忍

住了，嘶声道：“你为什么要杀我？”

“无面人”笑了，他那平板僵直的线条牵动起来，显得极为诡秘，只见他缓缓地伸出左手，高高举起，然后将无名指紧紧地内扣于掌心。

全风云脸色大变！他一脸惊骇地道：“你是如何知道的？”

“无面人”道：“这是第六个问题！”

“题”字未落，他的身形已暴起，一抹寒芒自他右手电射而出，疾然射向全风云的前胸！

全风云的身子已陡然拔地而起，如轻雁般飘然斜掠，“锵”的一声响，一柄寒光四射的短枪已赫然在手！

同时，四周突然响起一片寒刃破空之声，数十个人影向“无面人”疾扑而上，出手便是全力一击，招式狠辣异常！

“无面人”那宽大厚实的长袍突然暴涨，如一片白云般将“无面人”的身形全罩在里边，十数人的兵刃便已齐齐地向那长袍招呼而去。

刃过袍碎！这本是万物相克之真理，但令人奇怪的是，长袍非但未碎，竟连一丝裂痕也没有！

每一把刀器砍向或刺向或劈向长袍后，竟全都不可思议地滑开了！

是滑开，而不是弹开，似乎他们所攻击的是一块柔软但韧性十足的冰！

世上当然没有柔软的闪光冰，那太匪夷所思了，但天下间能有这样一件让兵器滑开的长袍，岂不是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？

所以，数十个人几乎是同时地愣了一愣。

其实，这一愣的时间极短，仅在电闪石火之瞬息间，但就是这么极短的一瞬间里，“无面人”已完成了数十个动作。

当长袍甫落之时，已有四人倒下！

每一个人的眉心处都有一点淡淡的红色，一点致命的红色！

“无面人”手中已有一件极为怪异的兵器，它很像锥，但比锥细得多，似是玄钢所炼，光芒含而不露。

在这件似锥非锥的兵器前端，还有一抹红色。

没有惨叫声，没有怒吼声，剩下的九个人再次扑向“无面人”，这次，他们已吸取了教训，不再只顾进攻了，而是相互配合，有攻有守，分进合击。刹那间，“无面人”已被困于一片刀光剑影之中，寒刃划空之声鼓荡于大堂的每一个角落！

风云庄的“风云十三杰”无一不是青年中的好手，方才只是因为那件长袍太过神奇，众人一惊之下，才吃了大亏，如今却是大为不同，一时劲风涌袭激荡，九个人配合得极为默契！

“无面人”似乎已有些穷于应付，开始节节后退，众人一喜，下手更为凌厉霸道。

当“无面人”退至离全风云仅二丈远处时，全风云双足一点，已如怒矢般向“无面人”射来，短枪点闪如万点繁星，疾如闪电般向“无面人”的后背狂刺而出，声势颇为骇人！

此时，又有两个人双双腾身而起，一柄长剑抖出朵朵光影，疾刺“无面人”的门面，而一根三节棍则“哗啦啦”一声暴响，向“无面人”下盘旋扫而至。

“无面人”已是三面受击，而且每一件向他招呼的兵器都是招式狠辣异常！

又有两柄长刀划空呼啸劈来，劲风逼人。

“无面人”的身形陡然一拧一缩，然后疾然暴长，竟于间不容发之间隙中穿将而出，如一片枯叶被秋风卷扫般飘然掠出，已然避过了三节棍与长剑。

全风云的短枪也落空了，在离“无面人”后背仅有三寸之远时落空了。

“无面人”如鬼魅般避开一剑与三节棍之后，双足一错，他疾然转身，此时，全风云的那柄短枪正是一招递完，停于离“无面人”不及半尺远处。

便在此时，只听得全风云一声轻啸，右腕一抖，那柄短枪的枪尖突然脱离了枪杆，以惊人之速向“无面人”的咽喉扎去！

“无面人”似乎吃了一惊，左掌疾然拍出，竟未拍中，而他的右掌抓住枪头时，已经太迟了，他的身子已缓缓向后倒去。

他的手很大，似乎他只握住了枪尖的极小一部分，而枪尖的大部分已扎入他的咽喉之中了。

在“无面人”仰身倒下时，全风云忍不住仰天大笑。

他如此大笑，不仅是因为手刃了这些日子搅得江湖中人心惶惶的“无面人”，更是在笑自己为何会那般担忧惧怕，“无面人”也不过如此而已，看来，江湖中人的胆子也不太大，如此杞人忧天不只他全风云一人？

就在他的笑声中，“风云十三杰”剩下的九个人中有三个突然无声无息地倒下了，他们的眉心上竟也有一点红。

三人缓缓倒地后，他们的身后现出一个人来，赫然是“无面人”。

眉毛是画的，鼻子是画的，唇是画的，脸部平板呆滞，一双眼睛深深凹陷，隐隐有淡绿色的光芒在那里面闪动着。

这不是“无面人”又是谁？

全风云惊骇欲绝地向“无面人”方才躺下之处望去，这一望，他才明白过来。

那个被他枪尖扎中的“无面人”仍是躺在地上，右手凑在咽喉处，仍是在紧紧地握着。

全风云的心开始下沉，手一片冰凉，他已明白方才那个人是假的“无面人”。

也许，江湖中传言说“无面人”武功深不可测，并非谣言，方才此人杀了三个人，竟无人察觉！似乎他是像风那样刮进来的，像烟一般飘进来的。

若不是全风云的短枪藏有一生未用的玄机，恐怕连一个假的“无面人”他们都难对付了，何况一个真的“无面人”？

显然，当假“无面人”出手时，真“无面人”便在一旁窥视着，全风云知道自己的秘密已被他看得一清二楚，而且，他用来制服假“无面人”的招式是再无用处了。

这如何不让他惊骇欲绝？

在这些念头闪过时，他属下的剩余六人已向这个“无面人”疾扑而上，他们是全风云的骄傲！这不仅是因为他们的武功已是一流，更因为他们的骁勇！

他们是一群能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人。

但他们的骁勇并不能带给他们好运，“无面人”身形闪过之处，又有二个人倒下了。

全风云又惊又怒，怒喝一声，向“无面人”弹身射去，手中没有枪尖的短枪如怒龙般直捣“无面人”身前十二处大穴！

“无面人”一声冷哼，如细锥般的兵器划空而出，准确无比地迎向全风云之短枪。

“叮”的一声响，细锥锥尖竟恰好与短枪前端对准！两件兵器一撞，全风云只觉手心一热，兵刃几乎脱手而飞！

一惊之下，全风云已闪电般换了四招，每招出击之方位迥异，而且出手快疾如电！

全风云果然不是浪得虚名！

又是四声清脆的“叮当”声响起，全风云的枪杆四招全部被“无面人”封死！

更可怕的是每次都是枪杆与细锥锥尖准确无比地对击一撞，似乎全风云出招时，“无面人”早已算好了一般，便用细锥在那儿等着全风云的没有枪尖的“风云枪”。

全风云几乎已握不住枪杆了，每一次撞击之后，他的气血都更为虚浮，第四次撞击后，他已觉得有一股热血在胸膛内鼓荡汹涌，几欲喷口而出！

显然，“无面人”功力远在他之上，他借每一次撞击之力，将内力沿着枪杆传到他体内了。

他心胆欲碎，已不敢再向“无面人”正面出招，但“无面人”却长啸如鬼，飘身横掠，身躯与细锥绷成一条直线，如贯日长虹般向全风云疾射而来，锥身化作疯狂之寒焰！

全风云这次应变得极为灵巧，只见他双足一点，全身团起，短枪斜斜向地上一抖，身躯便借势后掠。

不知为何，“无面人”竟不欺身而进。

全风云身在半空，双目疾然扫视，却见他的手下正惊愕欲绝地望着自己的身后，似乎他的身后有一件极为可怕的事情，有一人已惊呼失声！

全风云暗自诧异，他想回头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

但他已经没有机会回头了。

一件冰凉的尖锐之物从他的后脑勺直插而入，发出一声“咔嚓”之声，然后他的前额便有了一点红色！

全风云眼中一片茫然，“无面人”明明还在他的身前，正冷冷地望着他，那么又是谁会从后面袭击他？他努力地想抬起左手，来摸一摸额头，但这已经做不到了。

他便那么直挺挺地向前伏身倒下，在他思绪离开他的那一刹那间，他在嘀咕着：“怎么会是这样？怎么会是这样？”

在他倒下之后，他的身后已现出一个人，竟赫然是方才已被全风云枪头扎中的“无面人！”

“风云十三杰”中剩下四人的头皮已发麻，一股凉意从他们的脚底下升起，弥漫着他们的全身，于是，他们的心一下子缩紧了，喉咙却变得极为干涩！

两个“无面人”慢慢地向四人走去，他们木屐叩击着光滑的地面，发出空洞的声音。

四人一步一步地后退，他们并不怕死，但这世上比死更可怕的东西

还有很多很多。

一个明明已死了的人，突然又活生生地站了起来，无论是谁，都会被其吓呆的。

空洞的木屐声……

幽深碧绿的目光……

倏地，有一个人发出了一声尖锐的叫声，声音充满了无限的恐怖！

然后，四个人便分作两部分，其中两人向这两个“无面人”疾扑而上，而另外两人却已飞速向门外逃去，这便是选择，有些人选择进，有些人选择了退。

但这一次，无论是进是退，都得到了同一个结果——死！

四个人都倒下了，两个人脚朝门外，两个人脚朝大堂，他们便那般头挨着头倒在地上，每一个人的眉心处都是一点致命的红色！

这时，远处传来了打更声，子时已过了。

两个“无面人”用锥子蘸着全风云的血，在墙上写下了三个血红的大字——皇甫皇！

次日，整个洛阳城都沸腾了。

全风云真的死了，三天前“疯尉迟”被人击杀时，他家墙上也有三个大大的血字——全风云！

三天后，全风云便真的死了。

而疯尉迟之前是郁道僧，郁道僧之前是“霜雪刀”仇九天，每一个人的死状都一模一样，都是在前额眉心处有一点利刃扎入头颅之后留下的红色。

杀人者全是“无面人！”

在“无面人”要杀人之前，他不但在前一个杀人现场写血字，而且要提早一日，送去一张催命帖，催命帖上只有五个字，其中有三个字是：无面人。另外二个字便是标明的时辰。

仇九天的催命帖上写着：卯时，无面人。

仇九天在卯时死了，死在自己的床上。

这不能怪他太过疏忽，因为江湖中从未出现过“无面人”这个名号，而他的一把“霜雪刀”已是出神入化，他觉得自己有资格不去提心吊胆。

所以，他便死在床上，连起床的机会都没有。

郁道僧的催命帖上写着：午时，无面人。

郁道僧也死了，死于一驾马车上。

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人，所以收到催命帖的时候，他并没有盲目托大，尽管他的“无常鞭”据说已可跻身当世十大使鞭好手之列，但他也不愿盲目冒险。

那天午时，洛阳城中同时有三十辆装饰得极为豪华的马车由各个城门向外驶去，每一辆马车都是珠帘低垂。

没有人能看到里边的情景，当然，也就不会有人能看得出哪一辆马车上载着郁道僧了。

但他仍是死了，死得与仇九天没有什么不同，都是那么干脆利落且准时！

没有人能知道“无面人”是如何从几个不同方向疾驰的马车中找到郁道僧的，纵是找到了，那时间也应当花去了不少，但“无面人”竟真的能在午时将郁道僧杀了。

第三个是“疯尉迟”。

前面两个人的死已震动了洛阳城，所以当疯尉迟收到催命帖时，很快便已被洛阳及洛阳附近的武林中人知道，“无面人”在杀人前先警示两次，分明便是对武林成名人物的挑衅，偏偏前两个人都死了，所以洛阳的武林中人已自觉地将“无面人”视为公敌。

当“无面人”的第三个目标是“疯尉迟”时，众人已决定要保住“疯尉迟”，挫一挫“无面人”的锐气。

但最后受挫的却仍是洛阳的武林好汉，因为疯尉迟仍是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了。

疯尉迟死之前，他的身边至少有上百个武林中人，这百多人围在“疯尉迟”的周围，然后站在人声鼎沸的闹市区。

没有人相信“疯尉迟”会在这样的保护下为人所杀，除非“无面人”会飞天遁地。

只可惜没有人相信的事，未必就不会发生，疯尉迟也死了。

与疯尉迟一起死的还有三个更夫。

人们在疯尉迟死了之后，才明白“无面人”的整个杀人过程，“无面人”送到疯尉迟家中的催命帖上的时间是酉时，所以众人围在疯尉迟周围，听到打更之声，知道酉时已过，便笑骂着“无面人”，大家就分散开了。

疯尉迟也心有余悸地向自己的家中走去，便在经过一条长巷时，“无面人”如鬼魅般闪现，将他杀死。

而其他四人四散走开之后，一些人住的场所离方才聚集之地颇有一段距离，当他们走在路上时，竟然又听到了打更之声，而且也是酉时的更声！

有几个头脑伶俐之人已察觉出情形不对，便召集了几个人一同回转时，疯尉迟已经倒在巷中，后来，他们又发现了几个更夫的尸体！

众人这才恍然大悟，定是“无面人”先派人将众人聚集地四周的几个更夫杀了，然后由他的人提早打更，而众人一听到更声，定会以为是“无面人”见疯尉迟防得太紧，才无法在酉时下手，所以众人在更声响过之后，便四散而去了。

此时，“无面人”便可以趁虚而入。

这几乎可以算是整个洛阳各门派共同失败，他们竟被“无面人”略略使了个小计，便被弄得晕头转向。

所以，当有人提出愿为“风云庄”庄主全风云出力时，全风云拒绝了，因为他隐隐有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他觉得无论他如何防备，最终，他都必须直接与“无面人”的兵器对话。

既然如此，那么他又何必不顾颜面地广邀天下英雄？何况，风云庄的名声，也不是用来吓唬小孩子的。

但他仍是不能逃过“无面人”之手。

从他的尸体可以看出，兵器是从他的后脑勺穿进，从前额穿出的，也就是说全风云受到这致命的一击时，他是背对着“无面人”的。

能在全风云未及转身之际便杀了他的人，普天之下，又有几个？

人们越来越不安了。

“无面人”杀了四人之后，既没有劫财，更没有劫色，而且四人都是正派中人，一生未结下什么大的仇家，那么为何“无面人”要选中他们？

世上没有人会毫无理由地杀人，除非他是疯子。

如今，每一个人都绞尽脑汁思索“无面人”杀人的理由，却没有一个人想得出一个头绪来，也正因为如此，才越发显得可怕。

一个从未在江湖中出现过的“无面人”，连杀数名成名已久的人物，无论如何，这件事绝对不那么简单。

那全风云家里的墙上出现“皇甫皇”三字时，皇甫皇那间屋子四周的酒楼、客栈、小摊的生意一下子红得一塌糊涂，甚至，在皇甫皇屋子东首已搭起一个戏台，唱得热火朝天。

皇甫皇当然不喜欢这种场面，但以他的身份，以他的性格，他是不会出来阻止的，何况，别人愿往这边赶，他又哪有权力阻止？

这一辈子，皇甫皇从来没有怕过，因为他没有理由要怕，他是“刀尊”！从来只有别人怕他的份。

这一次，似乎连他也有惧意了，他正在细心地擦拭着他的刀，他已经有八年没有擦刀了。

八年前，他与秋若水决斗时，他擦过这把刀，那一次，他侥幸赢了。

其实，无论是谁，赢了秋若水，都可以说“侥幸”二字，秋若水的武功乃东瀛之绝代武士宫木小树所传，所以武功路子与中原武功大相径庭，极为诡异，每招每式都无烦琐变化，但每招每式都是杀招。

胜了宫木小树之徒秋若水之后，皇甫皇的刀便在刀鞘中沉寂八年了，这八年中，他的对手从来没有一个人能逼得他出刀。

刀未出，对手便死了，既然如此，一向尊重刀的皇甫皇又怎会再拔刀出鞘？

今天，皇甫皇却又拔出长刀，一遍又一遍地用一块上等的绸布细心地擦着。

刀身的光芒闪动如秋水，映得皇甫皇的脸色变得有些苍白，一把在刀鞘中躺了八年的刀，一出刀鞘，仍有隐然之霸气，也属难得了。

刀身上再无一点瑕污了，皇甫皇将刀平举，静静地凝视这跟随了他三十年的刀。

良久，他轻轻地吁了一声，将刀收回刀鞘。

便在此时，他的老家人老魏一脸惊慌地跑了进来，他甚至忘了敲门。

未等老魏开口，皇甫皇先平缓地道：“老魏，什么事让你如此惊慌失措？”

老魏颤声道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神色极为惊慌。

皇甫皇微怒道：“谁来了？”

老魏这才定下神来道：“那个‘无面人’已将……已将帖子送来了。”他觉得“催命帖”太不吉利，所以便以“帖子”含糊带过了。

皇甫皇暗暗吃了一惊，道：“什么时候送来的？有没有人见到‘无面人’？”

老魏道：“没有人见过‘无面人’，因为这张……这张帖子是夹在香纸中的，今晨，刘妈去街市上买来了一叠香纸，方才她准备将香纸裁好叠好，孰料才叠了几个纸元宝，里边便现出了那张贴子。”

言罢，他从怀中掏出一张素白的纸来，递给皇甫皇，他那双苍老枯瘦的手在颤抖着。

皇甫皇接过那张催命帖，默默地看了一遍，忽然问道：“明天是什么日子？”

老魏道：“十一月二十四，鬼节。”

皇甫皇一震，然后，他笑了，缓缓地道：“鬼节？是个死人的好日子”